

遠超個人的傷痛 ——從研究數字看賭博問題¹



突破研究幹事 陳之虎

華人群體常給人熱情好賭的觀感。在商業電影中，描繪外地華人生活、經常出入的場所，總離不開賭場或娛樂場所。這是世俗的定型，還是言之屬實？

一些資料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示：現時一些西方國家，如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已經先後成立專為亞裔人士（以華人為主）而設的戒賭治療中心。可見華人肆賭的問題，已令當地社會及社群所關注。據我們瞭解所得，中心的求助者中不少也是香港移民。

外地華人沉迷於賭博活動，或可以從社會結構角度理解。海外飄零的弱勢社群，因無法融入當地的異族社會中，以賭博的刺激來調劑沒有發展希望的生活。然而，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賭博問題又是相對減少。

隱藏的華人賭博問題

一直以來香港人的賭博問題也十分嚴重。問題未能反映出來是因為社會上兩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華人的家庭文化。華人慣常以家庭及其網絡充當解決成員問題的場所，默默地承擔了大部分因賭博而來的傷痛；加上「家醜不外傳」的舊觀念，令問題隱藏起來。事實上許多家庭曾因成員的賭博問題而大受打擊，但礙於家庭聲譽而啞忍，結果令身邊的人以至社會大眾無法有所警惕。

其次是政策制度問題。香港的政策過往根本漠視因肆賭造成的家庭問題存在。雖然前線家庭服務社工接獲不少輔導個案是由家人的賭博問題所引起，然而社會福利署的中央檔案分類中，並沒有加入「與賭博」有關的問題分類，社工往往只會將這些求助個案列為「經濟問題」或「家庭關係問題」處理，因而官方的資料紀錄無法真實反映肆博的問題及其影響。難怪政府一直無法掌握香港賭博問題的嚴重性，社會因刑失去了可以揭示賭博問題的警戒訊號。

以上只是簡述香港過往未能正視賭博問題的一些內在原因。諷刺的是近年香港開始關注及披露賭博的問題，卻是由政府一力建議增加賭博形式所觸發。政策上妄顧受賭博問題困擾的家庭，自然激發一些受害人站出來說話；經過教會及社會團體的伸張及行動，問題才逐步受大眾所關注。「病態賭徒」的名字一時成為了城市話題。

¹ 本文原載於《今日華人教會》二 三年四月號，頁十二至十三。

錯誤的賭博問題評估

雖然賭博問題的嚴重性因為一些個案的揭露而漸受關注，但政府及社會上的討論，卻朝著一個錯誤的方向進發。政府及某些團體所主導的討論方向，是將賭博及病態賭徒的問題視為純粹個人問題來看待，無關乎對社會大眾或其他人的影響。所以當問題出現時，需要處理的亦只是個別的賭博者（gambler）本身，針對他們提供協助。這種取向是將賭博的問題及其影響個人化及簡約化，完全忽視肆賭的問題正是在特定的社會風氣下形成，並在家庭場景之下發生。賭博帶來的傷害往往是超越個人。

二〇一一年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研究】，正是從這種取向出發，針對的只是個別人士的賭博行為，評估「問題或病態賭徒」的數量及流行率，當中甚少涉及有關的賭博問題對社會、家庭及其他家庭成員造成的傷害及衝擊。根據此研究所總結，華人甚喜愛賭博活動，近八成的港人有參與其中，主要是買六合彩及與親友社交聯誼的賭博活動；「可能已成為病態賭徒」的人數只佔整體的 1.85%，流行率低於澳洲，卻高於美國。簡單的數據似乎安撫了大眾對賭博問題的憂慮。

然而報告中一些重要的結果卻被當局及大眾所忽視。報告中顯示未成年人士參與賭博活動非常活躍，接近一半人有參與，並且大部分是透過其家人的協助下參與投注活動。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士「可能為病態賭徒」的流行率竟然高於成年人，達 2.6%。這些數字顯示賭博的文化正在家庭及下一代中滋長及蔓延，此景象令我們察覺到賭博的影響並非純為個人，而是透過家庭影響他人。

報告最大的毛病是未能真確評估，究竟賭博的問題對香港社會出現了怎樣的衝擊。單憑病態賭徒的比率，並未足夠反映過往香港社會在賭博問題上付出何等高昂的代價。要揭示賭博問題的廣泛性及嚴重性，如前述的情況，必須從本地家庭去瞭解。

突破機構在二〇一二年五月進行的【賭博與香港家庭研究】，正是以家庭作為觀察單位，揭示了香港家庭過去因賭博所承受的打擊。該項研究令我們對賭博問題得出一幅較清晰的圖畫。

揭示賭博對家庭的衝擊

突破研究顯示賭博文化已經入侵香港的家庭。81.7%的家庭至少有一名成員在過去一年參與賭博，平均每個家庭有一半成員有賭博。約一成的家庭，家人經常參與的賭博活動竟然是去澳門賭場、賭船、本地非法賭檔、麻雀館等高危的賭博場所。

關於家庭的情況，突破研究所知香港二十多萬的家庭在過去三、四年間，曾因為家人的賭博問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包括衝擊家庭財政、家人相處關係轉差，令家人情緒受困擾；一些情況如「典當或者變賣家裡的物件、貴重

物品，用來償還賭債或者賭博」，「因為憂慮家人的賭博問題，家人變得容易煩躁、埋怨、不啾不睬」，「因為擔憂家人賭博的事，家人覺得難以集中精神返工／返學」。事實上，家庭中若出現問題賭徒或病態賭徒，除了該名成員的個人心理失衡外，他衍生的問題還會衝擊本身的家庭經濟，破壞家庭和諧及內部支援，並且影響個別家庭成員身心健康（well-being），特別是青少年的自我價值觀。

從突破的研究發現，來自曾受賭博衝擊家庭的家人，他們的個人心理健康較差、人際及社會支援明顯較弱；因家庭問題而出現自信心不足、害怕與人交往的情況，阻礙了他們的身心健康及未來發展，影響非常深遠。他們都是因個別家庭成員的賭博問題而受到牽連；在香港，估計因此而受影響的人數接近 100 萬人。

外地的研究同樣顯示，家庭若因賭博問題而受衝擊，家人會因為極端無助而變得內向，為怕連累他人而變成自我或家庭封閉，最後破壞家庭的正常功能。事實上，在輔導家人賭博問題的個案中亦發現，若問題發生在夫妻之間，雙方的關係會交惡，縱然不致離婚，彼此的信任亦需要長時間重建。若賭博問題發生在子女身上，家庭成員會因清還債務而意見分歧，造成家庭分化，不少個案案主最終因為逃避債務要離開家庭，造成家庭解體。所以賭博對家庭的衝擊是深遠，而且難以修復；賭博問題所帶來的是遠超於個人的群體傷痛。

早前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表了「香港社會發展指數 2002」，指出香港的家庭團結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狀況都出現明顯倒退的趨勢，這正是家庭受衝擊的有力指標。當前社會注目於云云青少年自殺、家庭暴力及經濟逆境等問題時，政府及社會服務齊起呼籲市民要逆境自強，互相幫助。然而，政府推行擴大賭博的政策，建議賭波合法化，正是與此背道而馳，忽略了賭博的傷痛正正打擊了市民面對逆境的能力，可算是雪上加霜。